



中國詩藝

第三年
八月號

中國詩藝社發行

中國詩藝復興第三期刊目次

詩論。詩譯

作

創

號召	呂亮耕 (一)
黎明	杜運燮 (二)
白龍潭小景	霍薇 (三)
我期待	施螢存 (四)
拉撻伏	丹丁 (五)
送別	齊敷 (五)
給愛星的人們	李廣田 (六)
雷雨夜	王的 (六)
蛇	汪銘竹 (七)
星及牧歌	嚴小章 (七)
座上	孫望 (九)
懷念	周白鴻 (十)
鴨兒河	林咏泉 (十)
索居	王璠 (十三)
火災	郭風 (十四)
海濱墳墓 (Paul Valéry 作)	徐仲年譯 (十六)
赫斯曼詩三章 (A. F. Housman 作)	孫管三譯 (二十)
荷早 (愛沙尼亞 納蘭。李扶作)	孫用譯 (二十二)
詩的「意識」和「形象」	臧雲遠 (二十三)
新詩詩話	李長之 (二十六)

封面題字。孫逸園先生

中國詩藝

(刊合號月九八。年三第)

期三第刊復



版出社藝詩國中

1941



(南)



號召

呂亮耕

——號召農民入伍詩

起來，中國的農民

拋棄古舊的鋤頭

掙起嶄新的槍枝

投到戰爭的懷抱裏來！

你們，從綠色的鄉村

走到赭色的城市

通過赭色的城市

再走向綠色的戰場。

如今，祖國的大地

那被毒彈，炮火，與硝煙

所姦污所凌辱的土地呵，

已經再不是——

『莊嚴的，親愛的大地不是用犁耕的

祖國的大地是用馬蹄耕的

莊嚴的、親愛的大地是要用頭顱耕的』註

爲着要地面上的自由

開花，

結實，

——顯現永存的真理

多多少少人在用熱血去兌換，

用頭顱去爭取！

起來，中國的農民

爲着把祖先的光榮延續到永遠，

爲着把家鄉的圍牆築得更堅牢，

你應該英勇地奔投戰爭！

你是盾牌！你是關！

你是大地的樊籬！

是祖國的屏障！

是不可屈服的英雄！

；敬禮，

中國的農民！

起來，

中國的農民！

——一九四一，六月，在湘南

（註）引自古哥薩克歌謠。

黎明

杜運燮

怎樣擺脫黑暗？那些忍耐

是痛苦的。小窗口有囚徒的眼睛，

鳥翅的每一搏動都是自由——

噢，生命就是賡續的盼望。

現在好了，好了，從泥土的掩埋裏

起來，街道的繩索開始活躍，

樹伯的葉片被點燃，雲彩

追求美麗，試驗每一種形態

和顏色的可能，一切帶有樂器的

節奏，參與這豪華演奏的開始：

一個開始，一個表祝生命偉大的開始呵！

我愛這看不見頭尾的鐵軌，那邊繫着我的希望。我站在積木上，我得到安靜，於是可以幻想

黎明怎樣長大。荒野是寒冷的，墳堆在高瘦的松樹下失去表情，

號音吹破藍霧。輪廓被解放，

有所渴望的將獲得安慰。露水

和泥土的氣息給你健康和力量，

沒有花，葉子就夠了，盛滿

一杯杯清爽：完成的榜樣。

那些好時光的渣滓照成記憶

和將來，黎明同好消息一樣溫暖。

試走過草坪，更知道是活在人間

人和人在黎明的眼臉上，純潔地

拿出心靈相見：靠得的時辰呵！

農人挑來田野的新鮮，也是

走過忍耐和苦痛的，像黎明，

但也是快樂的。草鞋吻過石板，

像喜悅吻過勞苦，我們要學習。

學習受孕的榜樣，等詩幸福。

七月八日昆明

白龍潭小景

霍微

白龍潭，匿居於萬綠叢中的，
仰飲山石縫間淌下的泉水。
圓盆似的，幽美的白龍潭，
在你的四周，你又
傾吐着一條條銀色溪流。
傍着青葱的山麓。
澄碧的溪水在淌流，
漾起盪盪鱗波，
當微風吹過的時候。
我愛在溪邊洗衣，洗菜，
有時偶然遺下幾片菜葉，
則我更愛看：溪水
捲着它悠悠地流去。
沿着小溪慢步，
這悠閒的情致是值得珍貴的。

而溪水激澗石穴的聲音，
更使我幻想起一支流麗的樂曲，
我愛凝視獨木橋下
耀着日光的水紋。
我愛聽禮拜堂的鐘聲，
掠過幽蒼的叢林。
有時一兩隻雪白鴿子
飛過，棲止在溪邊，
但一忽兒又飛去了，
飛向潔淨的藍天。
濺濺地，不休止地，你成日價流着，
我的陳舊的夢，
也隨着你的銀漪流遠了。
爲你暫時給我以避居人的心緒，
白龍潭，我感謝你，也祝福你。
一九四一，夏，於昆明。

我期待

施蠶存

我期待着，

什麼？我不知道。

我僅僅以期待

讓我的日子鮮活。

人笑說：『明燈照空局，』

這於我了無傷害。

倘真想敲落燈花，

或不免失聲於一子。

我的理想，我的生命，

在期待中延續日發展。

老子曰：『夫唯兵……』

我說：『。不盡然。』

我在期待，

當然，你，亦復如此。

三年，四年，五年……

你常常噓一口氣，

丟下太公報：

『差不多了。』

我嗔一粒瓜子：

『你看見了什麼，

彩虹一道？』

生命猶如上帝。

對於一個虔誠者，

聖靈無處不在。

十字軍豈不愚蠢，

縱然耶穌撒冷行樂，

也許那牧羊人

已越羣山而去。

你會撒手哲學

『一個志願者。』

我並不否認——
因我不了解。
但我的日子
在干戈中愈益鮮活。

而你的，而你的
即灰敗了——
與一道彩虹同逝。

三十年七月十六日

拉撐仗

丹丁

拉撐仗

拉着自己的重擔，
用力拉
想把江流拉住。

紫銅的腿，
撐穿鐵熱的沙層：
一步緊一步，
踏出自己的路。

江流

永不願靜止的，
正如自己的汗
注滿了自己的路。

送別

齊放

勸君更進一杯酒
用怒火燃起濃烈的花
讓他在心底燃燒
燒斷這愛情的高潮

請放下那高揚的手帕
來一次歡欣的呼唱
唱那悲壯激昂的歌曲
『守住我們的家鄉』
擦去嘴角上的輕吻
去吧！我的戀人
去用敵人的血
來塗紅你的櫻唇

給愛星的人們

李廣田

（一連讀到了幾個人的詩和
散文，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讚
美着天上的星星。）

視視你愛星星的人們，

你們生於泥土而又倦於泥土的氣息。

我呢，我却是更愛人的星，

我愛那作為靈魂的窗子

而又說着那無聲的溫語的

人的星星。

你還說：『白雲間的金星是美麗的，

而萬里無雲的星空却更美。』

是的，我們却更要發下誓願，

把人星間的雲霧完全掃開，

使人的星空更亮，更光彩。

更能夠連接一起，更相愛。

「我看見你了。我更喜歡你了。」

「是啊，我也一樣；我們的窗前都沒有雲」

而且，我們還更盼望，

叫別的星球上的愛星者

指點着我們這個世界：

「看啊，我愛星，我愛頂亮的那一顆。」

七月十三日。敘永。

雷雨夜

王的

是山鬼擊鼗鼓於天墜

屋溜間

有飛瀑怒瀉如涌

臥聽屋漏沙沙

計夜籌長短

知軍聲會偷品秋天之椰子味

流霞穿澈遐想之幽窟

赫杪七月浮汎傍晚之螢光

我思緒抑揚在

六，十四

星及牧歌

嚴小章

蛇

汪銘竹

上帝以六天日子，創造了天與地，日月與

星辰，大海與平原，乃至虫魚鳥獸，花草樹木。

爲亞當夏娃史創造了一座伊甸樂園，好比

一所溫室，讓這兩株嫩的枝條，避開風和雨。

一天，蛇到了樂園；他連打幾個寒顫，沙漠似的死寂呀。

兩個木雕的人，以乞憐眼色，癡望遠方不可知的幻滅殘象。

蛇動了慈悲心。乃從智慧樹上摘下一顆透熟的，

那麼軟那麼冰涼絲絨般的皮，慎重地遞進夏娃手中。

夏娃貪婪地喫了一半，一半給剛醒轉來的亞當

分嘗；但還未嚐味，却爲上帝之暴怒怔住了。

仰望繁星閃爍，

我想起老祖母底眼睛——

坐在藤籬蔭下，

我偎在她底懷里；

讓，慈祥的溫暖，

撫摸着純淨的心靈，

爲我，她述說着

天間底神話，向那

螢火虫流曳紫火的夜空——

「小寶，

天門開了……」

那時，我已昏沉睡熟。

牧歌

上帝真地第一次昏眩；眼見自己牙齒，咬斷

自己的舌。兩個賊徒趕走了，樂園封了門。

這自有人類以來第一幕悲劇。蛇作了見證。他邊失悔

邊忞忞；想到上帝座前去贖罪，想到率與自殺，了此殘生。

忽然一顆亮的火花，在他腦中一閃；決定了。雲間

正著飛一隻靈鷲，遂一躍纏上他的頸。親姬如女友。

爲何智識的樹，不即是生命的樹；爲何叫生命

一誕生，就得變成木乃伊，再蒙上一件黑屍衣，

爲何要四體不動，五穀不登，一任大地荒蕪了，

人沒了生息，滅絕智慧，人心中窠藏了渾沌。

不讓晚風輕拂我底心，
依舊吹起牧者底蘆笛。

老牛，歌我穿過

荔枝垂紅底深遂。

貪吞溪邊杆衣，

羣鷄戲水……

撈一把閒情喜悅，

一步慢一步，走向

夕陽裏煙霧山村。

是那家採桑女。

崑一窩紫椹，

婀娜地搖曳走過？

遙遙的隨她，送她……

我爲她唱一首

愛戀底情歌。

梵土的苦行僧，坐定在無人煙的荒山巔，不管風打

日晒，幾年幾十年，叫鳥在他高擎之掌中營了窠巢。

這不是比不上——一條犁地的牛，在烈日下不住喘氣流汗；

雖其疲乏時之呻吟，也可媲美於對大地的禮讚。

故蛇全不懂得這些。他的上帝祇說，盡忠於地吧；因為

沙漠也有一天要生長。而心懷沙漠的人，却因失望而死滅。

一九四一，六，八。

座上 孫望

白衣白結的侍女，

從你手托底銀盤上，

我想望Joe-cream 冒出的

白白的雲霧，

這裏，我信當是避災底

海港了。

迎著一個江南食客，

用一壺感傷底笑容。

於是你輕輕地說：

「我們或許是同鄉。」

是呀，你那十里生涼的秀髮

這使我更惦念起

夏日江南夾岸底簞竹了。

白衣白結的侍女，

白色的涼涼的小手巾，

你又用銀光之手盤托出，

而你的心也是白潔的。

佈 Walsin 扇流下的好風。



竟敢不飲你懷家的悲哀。

當我仰天幻想玄武門外底繁星，

你閃爍之眼睛已走失頃刻間底靈魂活了。

白衣白結，這遠來的侍女，

此地有千百種不同的感觸的。

就像：你是懷夢着江南底家，

我是懷夢着前方的好友；

而座後的少年，

却又懷夢着南京新街口沙利文之咖啡。

懷念

周白鷗

一路上塵砂

一路上雨

艱辛的流離途中

昔日幻現之彩霞與

孤傲的靈魂

如擊碎而滲散之水珠

在荷錢上

你沉默的把FORGET ME NOT

佩在我的衣襟上

你沉默的注視着我的眼睛

沉靜的湘河橫在面前

身旁，時閃過一葉鷹影

白雲悠悠的飄在太空

千山萬水間，遺落了

我的憶念，不寐之夜

仰望淒涼之上弦

我所懷者在第九重天

三十年春於湖南藍田李園。

鴨兒河

林啄泉

——故鄉回憶之一

鴨兒河



——故鄉城垣的南渡河。

如一條白色的帶子。

鋪伸在平漫的曠野裏。

鴨兒河是最宜於長夏的，

最使涉水人，深切地感到

水的溫柔，沙的細膩

知汨汨地水與沙的細語。

而涉水人便依戀地

游泳在水流中，

遊戲在沙灘上。

當傾降着長夏的暴雨的時候，

鴨兒河的水面

浮起濁白色的泡沫，

從而在上流，那發自山谷底

如洶涌般的巨浪，挾着

積大的樹木和牲畜，

向下流翻騰而奔馳。

而渡口的兩岸。

河水便與樹木的腰圍環抱。

河水泛濫到原野裏，

而原野成爲廣大的湖澤了。

湖面上有剪形的燕子穿飛

有大眼睛的紅絲蜻蜓，

翻點着晶行的翼翅，

而這明淨地湖水的而臉

正多情地仰向碧藍色的天宇

做着最親密的默語。

在毗鄰，兩岸的村落裏，

有許多愛水戲水的年青人

他們成羣地與遊，

在河岸觀河漲



他們都有着英雄的夢

而對這巨流，他們

會賭齊地游過去，

他們說：「這叫跨海征東。」

於是人與巨浪的搏鬥開始了，

岸上的嗚采聲沸騰了。

我最愛長林落日的風景畫，

最愛穿行長林中的細沙路，

而鴨兒河的兩岸，常是

搖曳着楊柳的丰姿底

常在夕陽的斜照中，

反射出水上如鏡的波光

投下林中濃綠地枝葉之影。

已十餘年不涉遊那河邊，

不行足觀河水漲了。

記憶中的畫幅仍舊嗎？

我會做過幾百次還鄉夢

夢中的河海是多風多浪底

而鴨兒河，仍寧靜地

流向那平漫的原野嗎？
六月廿四在花溪

社語

一、本刊編委徐遲袁永拍兩先生因公赴港短期內恐不免返滬特來函辭去編委任務茲已商得陳才呂亮蘇汗銘竹三先生同意願參加今後之編輯工作

二、本刊八月號印甫及半印刷所全部炸燬已乃暫移印行並將八九兩月合刊印出以後當設法不使脫期以答本刊讀者愛護之雅意

三、本刊上期馮至先生十四行詩第四首為手民誤排著第二段四行今補正如下並向馮先生及讀者致歉

四、千年的夢，像個老人，期望着最好的兒孫，却忘了入世的紛紜。

文藝獎金管理委員會於日前舉行第十三次委員會議通過新訂發給文藝獎金辦法並請助者有修林鍾麟艾鄉邦彥白獨等准助金五百元王少鵬准金五百元又白獨等准助金五百元經王少鵬准金五百元又白獨等准助者甚劇元王少鵬准金五百元又白獨等准助病金五百元經王少鵬准金五百元又白獨等准助改之工藝美術品圖案之用且足發揚民族藝術之光輝該會特發給獎金壹千元以示鼓勵

索居

王理

(一)

我們都到河邊去吧
我喜歡看流動的水

聽流水的聲音

他們卻說城外的河水已漲了
洋船都可以開上來了
漲了呢今晚上

我有幾個朋友要來去
搭晚班洋船走口我要去送行
我們都到河邊去吧

(二)

我想見一見水

我一年三百六十日

盡居住在這城市中的

一個孤寂的山頂上

每天聽三次山寺的鐘聲
不久日子前這城市苦旱

這山前山後的億萬人家

在日午的驕陽下

就像些火山的巖石

蹲伏着如一頭頭疲倦的獸

從它們身上發射出熱

把我這山頂幾乎蒸熟了

悶寂和焦渴

悶得呼吸都困難了

時時旋風起自山下

一個灰塵和枯草的柱

乘着憤怒的羽翼飛得高高

這城市中的人們

祈了三禮拜的雨

可是永遠只有太陽

和乾啞的雷聲

而沒有一塊雲落下一滴雨

每個夜晚我們安排一個期待

每個早晨重又安排一個新的
可怕的渴燥燃燒着這城

燃燒着我底喉嚨

土地龜裂了植物萎黃了

我底靈魂也快乾枯了

「只有這『耐心』」

等待那甘露

(三)

每日我坐臥在那小山頂上

看這乾涸的城

黃昏的時候

夕陽光耀得像火葬的薪堆

一羣人從悶損中醒轉來

都到長街上溜躑

疲倦而沉重是那脚步

在脚下拖曳着長長的嘆息

應和着呵欠

於是在一陣及時的甘雨降落以

後

於是在期望的滿足以後
於是在歡樂的平靜以後
土地潮潤了
人們笑 城市也笑了
這軟煖的城

這霧障中的城
這與戰爭隔絕的城
在這城中我哭泣
我感覺的寒冷
我靈魂的瘦損

每日我傾聽着
生命底消逝的足音
和青春溜走的譁笑
我送走每個日子

如一個貧義的人送走了好友
但它在哪兒 啊 甘露
我靈魂的甘露在哪兒

(四)

我們都到河邊去吧

那在兒將看見一支擱淺的船
十年前我見過這樣的船
在我故鄉的一個港灣里
後來我就浮海去了

我們都到河邊去吧
在那兒將看見靜水里的魚
悲哀的沒有聲音的魚
你看 我們沒有聲音
這熟睡的城也沒有聲音
我們都到河邊去吧
我要去旅行 今晚上
我有幾位朋友要更去
搭 竹排船走

啊 不 我也要離開這城了
好不好你在河邊等着我
待我檢點我一下底行囊去

火 災

風 報

當他們陶鑿在工作的熱情里
當他們爲着堅硬的泥塊
馴服在鋤頭下
而陶醉了的時候

鏗聲慌亂地敲起了
伴着慌亂的，喘急的喊聲：
火！火！火，火，火

天空暗淡而昏黃
那停滯不動的雲塊
沉重地壓在人們的心上
而又從濺國的雲層里
不時地跌落下

一聲哭魂似的哀厲的鴉鳴

這季節，到處都充滿着
生物底痛苦的掙扎
而那濃密的烏煙
猝不及防地從可憐地
互相偎依的矮屋的上面
挾帶着可怖的火光
恣放地衝湧而上……

偉跌交在恐怖的惡夢里

命運底可怕的哀感

在心口突然的閃現

他們從工作的沉默里

從對於工作底憂鬱的自滿里

從永無止息地彎下的身體

抬起頭來

那使他們苦惱又使他們永遠感

到親切的卑微的村屋

那甲疾捲而上的濃煙

將深深地跳躍的火光

想把他們推倒似的

猛然湧現在他們的視野裏

人們

不斷地受着命運的譏弄

而又固執地面向生活的人們

爲災難暫時所驚嚇

驚呼着又奔跑着……

他們從曠茫的平野里

從他們各自無言地暴散着的田

畝里

聚集攏來一齊向那

躍躍着的火光奔馳而去……

北風呵掠奪了

大地的無比繁麗的裝飾

爲了什麼呢

吹過精光的樹條

而又煽動着魯莽的火焰

無阻欄地展擴着……

牆屋傾塌的聲音

梁棟折斷的聲音

夾着嬰兒的驚啼

和拉搶着什物的婦人的

抑止不住的啜泣和火的嘶叫

支配着這悲哀的曠野呵

人們不斷地爲運命所擺弄

而又固執地面向生活的人們

以粗糙的兩手

向那延燒的火撲擊……

火，仍舊無恥地燃燒着

那濃密的烏煙

夾帶着可怖的火光

恣放地衝湧而上

但是，看呵

那天空

那在精光的樹條後面的天空

已呈露出明媚的輪廓

脫掉頹敗而又衰疲的面容了……

近代歐美詩選

海濱墳墓

Paul Valéry 著
徐仲年 譯

保兒·瓦萊里 (Paul Valéry · 一八七一年十月三十日生) 是法國當代四大詩人之一；其他三位是：保兒·福爾 (Paul Fort, 參考拙著「流離集」(正中書局))；「當代法國大詩人保兒·福爾」和「保兒·福爾的諷刺詩」)，法朗西·若姆 (François Jammes) ，保兒·克羅普兒 (Paul Claudel)。從一八八九年至一八九八年，瓦萊里常在前進的刊物上發表文章，此後突然消聲匿迹。直至一九一七年，相隔了二十年，以詩集「年輕的巴爾克」(La Jeune Parque, 按：巴爾克係管理人生的女神，共有三位，一位給人以生命，一位使生命變化，一位剪斷生命) 重入文苑，即享盛名。一九二〇年，收錄一八九〇——一九〇〇年間的詩篇為「舊詩鈔」(Album de vers anciens)。同年，「海濱墳墓」(Le Cimetière marin)，「古節詩」(Odes) 出，遂為詩壇盟主。一九二二年，刊行「快憶集」(Charnes)。此外，有散文著作多種。法朗斯 (Anatole France · 一八四四——一九二四) 死後，瓦萊里繼他為法國國家文學院 (Académie Française) 會員。

初期的瓦萊里是高蹈派，象徵派的信徒，是馬拉爾美 (Stéphane Mallarmé · 一八四二——一八九八) 的學生；所以若干文學史把瓦萊里列入後期象徵派 (Neo-synolisme) 。繼而瓦萊里卓然自立，獨樹一幟。在學理方面，他主張：(一) 詩所表現者不啻是「情感」，應當是「思想」；(二) 詩該由「光明」與「智慧」上的直覺「交織成之」；(三) 不能從外

喪去了解詩；（四）在詩中切避推理。——惟在散文中纔考慮到「是」與「不是」；（五）個人的感觸是虛無的，全人類甚至全宇宙之感觸方有價值，詩人自應接受與發揮有價值的感觸——這層主張與古典派「棄小我（個人），崇大我（全人類）」的主張相似。在技巧方面，他努力引用最嚴格的詩律。——我們不要忘掉他本是算學家，所以有「精確」的習慣；——注意節奏。字與字所構成的音樂，字面所表示的形、色、味。他的詩，即便不容易懂，讀起來非常的悅耳；它所給我們的印象，光芒萬丈，決不暗淡。當代批評家蒂菩苦（A. Thibaut）在他的「保兒。瓦萊里」（Paul Valéry）一書裏，論「他的詩恰當古典派，高蹈派，象徵派交叉的所在，而把它們融合爲「J」。

友人梁宗岱先生譯他的「水仙辭（商務印書館），流麗明暢，大可一讀。

……關閉的、神聖的、充滿了非物質的火，

由金、石、濃蔭的樹所組織成、

獻給光明的土地殘片，（註一）

爲無數火把所稱頌的此地使我喜悅，（註二）

這兒，如許大理石在如許黑影上抖動；

忠實的海睡在我翠幕之側。

燦爛的母犬呀，快使崇拜偶像者離開此地！（

註三）

當我，——微笑的收入，——

久久放牧着神秘的羊，——

那是我白色獸羣安靜的墓，（註四）

驅走了罷，那些謹慎的鴿子，

空虛的夢，以及好奇的天使！……

躲藏起來的死者們好好地長睡於此，

地重新溫暖了他們，却乾涸了他們的神秘（註

五）

高高在上的中午，無動作的中午（註六）

默然沉思，優然自適。……

完整的腦袋，完整的王冕（註七）

在你身中我這隨着秘密的變動，

你祇有我來支持你的恐懼！

我的後悔，我的疑慮，我的束縛

是你巨大金剛石中的斑點！……（註八）

可是，在重載大理石的衣裏！（註九）

於樹根處，一羣模糊的人民

已經緩緩地加入你的黨羽（註十）

他們融化於厚厚的缺席中間，（註十一）

紅色的沃土飲完了白色的人類，

生存的天賦移植到花中去了！（註十二）

何處是此地長眠者們常用的字句，

個人的藝技、特殊的靈魂？

幼蛆恣淚窟中爬進爬出。……（註十三）

而您呢，偉大的靈魂，您希望一個夢，

在肉眼看來，不會有此地

浪與金所構成的詭人的色彩麼？（註十四）

當您自身化作雲煙，您還歌唱？

去罷！一切在消逝！我的凝視是多孔的，（註十五）

十五）

神聖焦急也有死亡的時候！（註十六）

瘦削、黑、及金黃的不朽，（註十七）

可怕地、戴着月桂冠的感奮者，

——她將死亡改造成母親的乳房，——

美麗的謊言，至誠的詭計！（註十八）

她不認識，却也不拒絕

這個空空的軀體和這個永存的笑！（註十九）

深埋的祖先，空洞的腦袋，

重壓在不少鏟的泥下，

你們是大地，把我們的肢痕混亂了，

那條真的腐蝕者，那條不能辯駁的蛆蟲（註二十）

十）

不是爲了長睡桌下的你們而生的，

牠以生命爲生，牠不離開我！……

註。

此節詩的主旨在乎這兩個對比：（一）物質世界是不動不變的，死者的遺骸返乎大自然，返乎這個世界，人類的生命却是常變而無定型的；（二）那種不動不變的狀態原存於人類的無意識中，可是每個靈魂於它反映這種狀態時，它的不安騷

擾了明明的安靜。

註一：「土地殘片」即指墳墓所在的一角，

此時陽光普照。

註二：「火把」指劇烈的陽光。

註三：「母火」指海洋；「崇拜偶像」即崇拜傳統觀念。

註四：詩人徘徊於墓側，有如牧羊人。在烈日之下，白色的墓碑白羊。

註五：死者一人葬，生前的種種逐漸化為神秘，逐漸被遺忘了。

註六：「中午」指午刻日光炎炎的大自然。

註七：「完整的腦袋，即健全物腦，即健全的思想，為無上之光榮，以「王冕」譬之。

註八：巨大的金剛石即太陽。

註九：在黑暗中，大理石墓碑越見龐大，彷彿黑夜負之而行。

註十：夜間，林中生物漸不可辨，有如參加了物質世界的永恆。

註十一：「缺席」即不見，黑夜奇厚，萬物融合，看不見了。

註十二：人死為土，以土培花，所以「生存的天賦」移到花裏去了。

註十三：「淚窟」即觸動的眼窟。

註十四：「夢」（即希望）給予我們光明的前途，却是空虛的，騙人的。

註十五：「多孔」則不能留物，「我的滲透」難能久存。

註十六：「神聖的焦急」指追求永恆。

註十七：「不朽」此處人格化，即下面的「慰藉者」。

註十八：這句即上面「詭人的色彩」等等的意思。

註十九：「鑿跡上的口窟有若張口大笑。」

註二十：「不能辨駁的蛆蟲」即內心的不安，它在蠶食我們。

三十年七月廿七日試譯。

赫斯曼詩三章

A. E. Housman 著
孫 魯 三 譯

赫斯曼 (Alfred Edward Housman, 1859—1936) 最近代英國權威古典學者之一，歷任倫敦和劍橋兩大學的拉丁教授。所以寫詩並不是他的事業。但是他的詩，風格之高。是在英國近代詩中非常特出的，因之他的詩聲，竟遠過於他別的成就。赫斯曼寫詩謹嚴，終其生祇出版兩冊詩集，一共祇有百餘首詩。他第一本詩集，是「一個薛洛浦郡的孩子」(A School-boy's Last) 是一八九六年出版的，今譯三首，均在其中。這詩集恐怕是「魯拜集」以後最轟動一時的作品，多少人當它「聖經」般讀。它的基調是感傷的悲觀主義，正是現代人的情調。赫斯曼對於當代英國詩的影響極大：他從古典詩裏學來簡單和遒勁，決不錦繡，所以看似扣直，却蘊藏無窮，是詩中不易達到的境界。他也學十七世紀的 Metaphysical 詩派，玩弄一個沒有詩意的意念（如關於數字），而使生詩感，也是當代詩中常見的技巧。赫斯曼用的體裁，都是最簡單的民間謠歌體，但是他寫得這樣節奏，這樣們漫而深：音韻極高。一九二二年，他又出一本詩集，「最後詩集」(Last Poems)。赫斯曼死於一九三六年。

最美麗的樹

最美麗的樹，櫻樹現在

滿枝掛上了花，

站在林地小河之畔，

爲了清明，穿著白衣。

現在，人生的七十寒暑，

二十已繹不會回來，

從七十個春天減去二十，

我祇有五個餘下。

既然觀賞開花的樹，

五十個春天總是太少，

我將走去林地
看櫻樹掛着皎雪。

當我是二十一歲

當我是二十一歲，

我聽見一個智者說道：

『鈔票金銀全可拿去，

千萬不要把你的心給人。

『珍珠寶石都可獻出，

祇要守住你的愛情。』

但是我祇二十一歲，

有什麼用來講這些話。

當我是二十一歲，

我又聽見他還在說：

『你的心拿出胸膛，

決計不會不得代價，

它的酬報是不斷的嘆息。

它的價錢是無窮的悔恨。」
而我已二十二歲，

啊，這話多真，這話多真！

當我起初走到市集

當我起初走到市集，

袋裏沒有幾個銅錢，

我往往站着觀看

那些我賣不起的東西。

現在時候不同了；要是我想

賣一件東西，我倒可以做到，

錢在我囊中，市集在我面前，

但是，哪裏是那個失去的年輕人？

想到二加二總是四，

不會是五，也不會是三。

人的心久已爲這而痛苦，

況且恐怕久將如此。

清早

愛沙尼亞 約翰·李扶作
孫用 譯

母牛們向牧場走去。

滴答！黑黑的母牛們，

滴答！不息地響着，

在草地，也在森林。

遠遠地，又嘈雜着。

都，都，都，喇叭的聲音！

橋邊的草地開着花，

森林是在山邊，

看，那一條大路，

眼睛望不見了，

約翰·李扶 (JEHAN LI) 是愛沙尼亞文學中最動人，最悲劇的人物之一，他是抒情詩人和短篇小說家，生于一八六四，卒于一九一三。他以新聞記者終其一生，這簡直不能給他物質上的安定，而他的不靜的，病態的靈魂也不允許他從事于什麼較為重大的工作。

他的詩充滿了幻想，生活經驗，對於自然的親切的感覺。他的簡明的風格，並不妨礙了他成為當時最有個性的詩人，寫下了愛戀的，熱情的，深沈的詩，這給祖國底單調的自然，添上了靈驗和色彩，也使她獲得了普遍的讚賞。本篇係自世界語本的「愛沙尼亞文選」譯出。

牠已消失于林間，

磨坊裏的鄰居，

在森林邊，乘了車，

回來了，他吸着煙。

磨坊師底白帽子，

在他的頭上發亮，

一個農夫在田裏走着，

看，種子從他手中落下，

落卜到黑的泥土上。

詩的「意識」和「形象」

臧雲遠

如果只憑理性來寫作詩，就成了分行押韻的論文。「詩以說理爲可恥，通篇的大道理還沒有論文來得通快有力，不是好詩也不是好論文，四不像。這「理性」是作者的意識形態，是詩中所表現的「意識」，詩不能單由「意識」來表達，但也離不開「意識」，每一首詩都有作者的「意識」藏在裏面，不管作者有意或無意，自覺或不自覺，「意識」永遠是詩的一部份，就如同牛奶離不開白色，一發黃就有毛病了，那就是「意識」發酵，而影響了整篇的詩。

大概每一個新時代的開頭，或一個新的文藝思潮的開頭，都是「意識」先佔了上峯，勁兒很衝，而「形象」却大抵不完整，藝術的感染力顯得差一點，譬如中國的五言詩七言詩，一開頭好詩甚少，蘊養了多少年到了盛唐，逃到了藝術的最高峯，「意識」和「形象」恰恰配得好。火候正合適，可是到了宋代以後，五言七絕的時代已走上了下坡路，洩了氣了。詩人只在「形象」上下工夫，雕文琢句，拚了命也找不出一句好詩能超過古人的範圍，雖有蘇軾的天才也無可奈何，大勢已去了。而只一個新的開始，是「詞」的天下。

西洋每一種詩體的發展大抵也是這樣。

因此，可以分作三個發展的階段：

(一) 詩體的蘊養期，「意識」佔上峯，「形象」不完整。

(二) 詩體的成熟期，「意識」和「形象」水乳相溶，新的詩藝術的最高度的發展，詩體的完成。

(三) 詩體的爛熟期，「意識」被「形象」拖下了水，囉里囉嗦一大堆「形象」，使「意識」糊糊，鰓靡不振。同時培養着新的生機，只一個新的詩藝術的開始。

詩人如果先存一個理念來寫詩，則詩的形象必定呆板，不生動。詩必須有情調，通過生活的情感，作者的意識在詩的情緒裏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是具體的形象化的意識形態，而並不是概念化的講一串大道理的意識形態。

「形象」能使「意識」生動有力，使「意識」直入人的內心的深處，深刻而長久地抓着人的心靈。「意識」能使「形象」崇高深遠，接近真理的核心，又普及情緒的思維過程接近大眾。

席勒的詩作，大半是先有一個哲理在腦海上波動，然後從哲理的波浪裏產生出藝術的形象，這席勒自己也承認，歌德的詩作，雖有泛神論的一套「意識」，使詩的境界崇高而深遠，但他的詩句大抵是從實生活中體驗出的情緒的結晶，所以我們讀起來就比席勒的詩覺得親切受感動。莎士比亞的詩作，有時顯得才氣橫溢，詩的「形象」生動深遠而有力，但有時詩的「形象」超出了「意識」的束縛力，使我們覺得過火或不必要，尤其在莎翁的喜劇裏，這一種「形象」的過分誇張，會使我們感到離開了藝術的合理的標準。這藝術的合理的標準，就是「意識」和「形象」達到水乳相溶的境界的尺度。

「意識」是隨着時代而進展的，詩歌是新時代的號角，民族的呼聲，都是由詩人的「意識」在那兒主宰着。一個新的詩藝術的開始，首先是新「意識」在那兒發動，在這兒「意識」並不就等於理念，而是理念又加上了實際的生活感覺，是從新舊的生活形態的比較裏，得到的人生的實際觀點。「意識」的能力差勁，則對於萬花撩亂的現實看不清楚，等於睜着眼睛子，或者變成了色盲，看到五光十彩的現實的真實色調。

新的「形象」是跟着新的「意識」一道兒發展的，「形象」不能離開得到新的生命，有人說「抗戰詩歌」，是「抗戰意識」把詩的「形象」弄糟了，這是要不得的逃避現實的觀點，有些「抗戰詩歌」之所以糟，是由於藝術形象化的能力不夠，由於詩小便宜把理論論文的概念，直接硬放在詩句裏的結果，由於缺乏燃燒到沸騰的詩的情感，由於先存一個理論的根據在心裏，不通過實生活的倍感受下筆寫詩，這是藝術的武裝不夠齊全，而並不具「抗戰意識」要不得。二十幾年的新詩歌運動，現在正是一個偉大的開始，「抗戰意識」當然在詩裏要占上峯，「抗戰詩歌」正走着上坡路，而新的藝術形象正好比雨後的春筍，剛要防的花，弓弦上的箭，都是一觸即發的。而死抱着「形象」不願「意識」的，不獨只有一些舊的美學的魚鱗裏打圈子，創造不出新鮮活潑的藝術形象，而其創造的領域，必越來越縮進自己井口那麼大的小天地，越來越同血肉的豐富多樣

的現實保持着很大的距離，因而藝術的形象是蒼白無力的，變成了與現實脫了節的玩藝兒。在大時代中個別的走了「意識」的下坡路，把紙造的怕風怕雨的藝術形象，從古人的十四行或五言七絕的墓穴裏挖了出來，再放在自己走不出大門的幻想奇妙的書桌子上，變成了「精神的遊戲」，因而死抱着「形象」的，反得到精神勞動的凝固和藝術形象的窮乏。

只有使「抗戰意識」在詩藝術中高度地發揚，提高自己的藝術的形力，「抗戰意識」是中華民族天經地義的道理，是新時代的產物，而藝術的形象力却需要打下自己的藝術修養的基礎。向古代詩人多少年堆積着的藝術經驗裏，發掘，研究，批判，學習，消化，變成自己的工具而向前發展。詩藝術有詩藝術自己的一套道路，是不能從別種科學或社會科學的領域裏一個三級跳就跳到某一種的成就上的。接受了古人的形象化的藝術經驗，深入現實的生活，新的藝術在「形象」才有順利地產生的可能，培養藝術的形象力，培養新的生活情感，則新的「意識」便會從新的「形象」更加崇高更加有感人的力量，在風雲動蕩的世界舞台上，更加新鮮活潑地顯示着新詩的悲壯美。

附記：

寫完這篇短文，忽然想到去年春天會寫了一篇題目相同的文章，披露在蓬子兄編的「蜀道」上，現已遺失。今天孫望兄來催稿，當時把這個題目先交了卷，題目雖然和去年的相同，但內容的注重點可不一樣，希望讀者能參照着看，那末這篇小文章就這樣結了尾，詳盡的討論，祇有等待以後了。

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四日雨夜

新詩詩話

李長之

舊詩有詩話，難道新詩不可以有詩話麼？于是作「新詩詩話」。

詩話的好處是可長可短，可莊可諧，可精可粗，總之，可以隨自己的興致。它像書札，也像談話，好處是「親切」。自然，書札中也有「仁兄大人閣下」的，談話中也有「今天天氣」的，這些沒有人性的書札和談話，誠然惱人不解，而詩話中也很下乘，不過好的書札，好的談話，好的詩話，也還是可愛的。

我現在要寫下去的詩話，多少姑不預計，完全本着小說家的名言「有話即長，無話即短」。隨興之所至，權當和最熟的朋友通通訊或者聊聊天而已。

——以上算是序。

28

一說新詩，我就馬上想到幾個寫詩的舊友。（可惜他們都不在眼前！）

陳夢家的詩是好的，難得形式那末完整。可是他那一度從軍的詩，却並沒給我好多深刻

的印象。我歡喜的是他那寫江南風景的。

有人以為戴克家的詩很淳樸，這自然不錯。但他並非不雕琢字句，我就知道他也能敲得利害。他有一首「老哥哥」，我至今記憶着。下之璫的詩，我總覺得淡些。他的譯詩，我却覺得完美無比。——對於梁宗岱，也有這個感覺。

李廣田以散文稱，輕易不寫詩，但他的詩是好的。「秋的氣息」（或者是「秋的味道」）一首，他曾用硬卡紙印成單片，像明信片那樣大小，分贈友人的。我至今寶愛着。——貼在我的日記本裏了。

林庚聲言抗戰不寫詩。他的產量和探試新形式的氣魄，是一般朋友所不及的。但是文字不能為一般人立刻瞭解，是一不足。他曾經寫了這樣一句：「眼看一個精虫向子宮裏飛去」。我說：「你這是做什麼？難道你真能看見嗎？」他說：「我是說生命力呵！」後來他改成眼着一個蚊虫向帳子飛去了，也就是現在集子中所印的句子。改後的句子自然好懂得多了，却可惜又太平凡。詩人真是不容易作的。

我忽然想起我們的一般生活了，那是到了冬天，他喜歡吃烤白薯，我也有同好，於是我們自己烤起來。一方煎着着爐火，一方兩就聽他讀他的詩給我聽。我也有時把翻譯的德國詩唸給他聽，讀得告一小時時，白薯也烤好了。那白薯是分外覺得好吃呢。北平西山的晚霞，也常飽我們共同的眼福。

之琳曾經用木板刻過一部詩集，後來不知爲什麼他不喜歡，不會印成書就不要了。

之琳有一個特殊的愛好，就是收羅地圖。他從小喜愛地圖。在戰事剛起時，他曾爲一地的駐軍留難，就因爲他背着太多的地圖。後來知道他是有名的新詩人了，却向他討教了不少新詩，由幾乎成爲階下囚一躍而爲座上賓。

現在幾個被大家認爲絕不寫詩的人，其實卻寫過詩，例如巴金，靳以，沈從文，梁實秋都是。巴金，靳以的詩在從前的一小說月報上。梁實秋的诗忘了在什末刊物上了。從文的詩是用了筆名。

有些人勸我不要寫詩，從文也是一個。我不照，就照印了一本詩集，而且第一本先送了從文。後來我發現他也偷偷寫詩時，我就更覺得可以「自由行動」了。

林庚常說我：「你不是不能寫詩，你吃虧是弄抽象理論太了。不弄些評就好了！」這話倒是真的。太分析了就不能含蓄，所以去詩日遠。從文主編「大公報」一文藝」時，我在第二期上寫了一篇「我不能寫詩」，金岳霖看了，也大有同感。金先生是邏輯專家，走得更分析。我們都悲哀把靈魂分割得所剩無幾了。

我爲開玩笑（不，爲報復）。我就常稱寫詩的人爲「詩友」，他們嚇得只好伸伸舌頭。

不知爲什麼，詩人常常與歷史爲緣，席勒就同時是一個歷史家。現在新詩人也是如此。聞一多，陳夢家，常任俠，孫毓棠，郭沫若，他們都熱心於考古，考據，向故紙堆裏鑽研着。

這是什末道理呢？

詩人對於自己的作品，並不一定公平，雖然他自己不覺得。

戴望舒成名之詩是「雨巷」，現在看也仍然完美無比，可是他在重編詩集時，仍偏把它刪掉了。

我不贊成十四行詩。新詩就是一種解放，何必放了脚，又束胸？

現在朗誦詩十分普遍，但我覺得有一個危險，就是會慢慢注意到詩以外的東西上去。而把詩的本身忽略了，因為詩究竟是由文字來訴諸人的情感的，假若重在腔調，那末何如音樂？又有的人誦詩特別作出一種姿態，像舞蹈一樣，那末又何如索性舞蹈呢？

我感覺現在誦詩的人總像是在演話劇，這樣將使人不注意劇詞而只注意身段了，我爲新詩呼冤！

三十年七月廿五日。

中國詩藝

第三年。八月號合刊
復刊 第三期

民國三十年九月出版

編輯者

徐仲年 陳才 呂亮耕
汪銘竹
常任俠 孫望 林詠泉

發行者

中國詩藝社

貴陽堰塘坎二十二號汪銘竹轉
或重慶上清寺街卅五號孫望轉

印刷者

文通書局

貴陽中華北路五七號

經售者

各地各大書店

零售 每册五角

定價

全年 六元

外埠郵資照加

。本刊復刊第一期目錄。

創作

- 豐收
 森林
 一個「皇軍」的墓銘
 麥秋
 會友二章
 蘆溝橋
 沙漠帶
 南來的列車外一章
 初夏及車站
 給日本被俘兵士

譯詩及詩論

- 婦人 (Gniliame Apollinola 作) 徐仲年譯
 白楊 (Richard Adfeidan 作) 俞大綱譯
 窩爾庇。魏脫曼 (Walt Whitman 作) 袁水拍譯
 詩閒談 宗白華

- 汪銘竹
 徐運
 程千帆
 常任俠
 鄭廣旂
 鋒 燕
 辛白鳳
 林咏泉
 孫望
 呂亮耕

中宜部內政部核准雜誌登記證警字第七九二九號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登記證字第三二〇八號

。本刊復刊第二期目錄。

從農場裏出來

- 離渝小唱
 十四行詩
 囚人
 汗之強歌
 窗
 轟炸後外一章
 山居
 給蕭邦
 魚兒草
 走向勝利
 遊蕩子安格斯的歌 (William Butler Yeats 作)
 光陰 (Paul Gerard 作)
 淚 (Andre Riviere 作)
 早行 (蘇聯葉賢寧作)
 少年先鋒之死 (Berkisty 作)
 詩壇閒步

- 鄒狄帆
 郭尼迪
 馮至
 葛白晚
 吳奔星
 王晨牧
 白鶴
 上官柳
 竹久
 林蒲
 馮白魯
 俞大綱譯
 徐仲年譯
 徐仲年譯
 常任俠譯
 徐愈譯
 李白鳳